

冊府元龜

四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四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四冊目錄

卷一四九	辨謗	一七九九	卷一六九	納貢獻	二〇三二
	捨過	一八〇四	卷一七〇	來遠	二〇四六
卷一五〇	寬刑	一八一〇	卷一七一	求舊一	二〇六一
卷一五一	慎罰	一八一九	卷一七二	求舊二	二〇七三
卷一五二	明罰一	一八三五	卷一七三	繼絕	二〇八八
卷一五三	明罰二	一八五〇	卷一七四	修廢	二〇九八
卷一五四	明罰三	一八六四	卷一七五	悔過	二一〇四
卷一五五	督吏	一八七三		罪己	二一一〇
卷一五六	誠勵一	一八八一	卷一七六	姑息一	二一一四
卷一五七	誠勵二	一八九四	卷一七七	姑息二	二一二五
卷一五八	誠勵三	一九〇六	卷一七八	姑息三	二一三六
卷一五九	革弊一	一九一七	卷一七九	姑息四	二一五〇
卷一六〇	革弊二	一九二八	卷一八〇	失政	二一五七
卷一六一	命使一	一九三九		濫賞	二一六四
卷一六二	命使二	一九五〇	卷一八一	惡直	二一六八
卷一六三	招懷一	一九六二		疑忌	二一七三
卷一六四	招懷二	一九七四	閏位部	無斷	二一八〇
卷一六五	招懷三	一九八六	卷一八二	總序	二一八五
卷一六六	招懷四	一九九九		氏號	二一八六
卷一六七	招懷五	二〇一二		誕生	二一九一
卷一六八	却貢獻	二〇二三	卷一八三	名諱	二一九三
				勳業一	二一九六

卷一八四	勳業二	二二〇九	卷一九五	惠民	二三四五
卷一八五	勳業三	二二二五	仁愛	二三四八	
卷一八六	勳業四	二二三九	恤征役	二三五二	
卷一八七	勳業五	二二五九	建都	二三五四	
卷一八八	紹位	二二七四	封建	二三五九	
	年號	二二八一	勤政	二三六一	
卷一八九	孝德	二二八五	誠勵	二三六三	
	奉先	二二八六	朝會	二三七〇	
	尊親	二二九一	宴會	二三七一	
卷一九〇	姿表	二二九三	慶賜	二三七五	
	智識	二二九四	納貢獻	二三八〇	
	聰察	二二九七	耕籍	二三八二	
	器度	二二九九	務農	二三八四	
	才藝	二三〇〇	節儉	二三八七	
卷一九一	立法制	二三〇一	命相	二三九二	
	政令	二三〇六	選將	二三九七	
卷一九二	文學	二三一六			
	好文	二二二〇			
	頌美	二二三二			
卷一九三	崇祀	二二三七			
	弭災	二二三二			
	崇儒	二二三五			
卷一九四	崇釋老	二三四〇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既寧 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 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九

辨謗 拾遺

辨謗

邪逕之敗良田蒼蠅之玷垂棘聖賢所共患也乃有臨宸極之重躬濬哲之姿浮居高視遂聽虛受辨浸潤之譖悟萋菲之謗燭其丹腑保其素履俾服讒蒐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慝者無所施巧含忠履潔者有以自明孤直者不憚於回邪中正者靡畏於朋比大臣任重而無懼賢者盡節而不疑緝緝翩翩之道消平平蕩蕩之化洽蓋虞舜之寬而有辯成湯之勇智文王之迪哲率繇是矣

漢昭帝即位霍光為大將軍政事壹決於光光長女為左將軍上官桀子安妻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官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據其恩 德也 公主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以列侯尚公主

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桀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顧猶反也 繇是與光爭權

燕王且自以昭帝兄嘗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伐於也 欲為子翁得

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且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

上稱選都試也 肄習也 謂檢閱試習武備也大官先置供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楊厥也又擅調益莫府

校尉調選也 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嘗臣且願歸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夫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畫室之室也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日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今復着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 廣明亭名也 屬耳近耳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

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 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此小事

不足遂遂猶竟也帝不聽後禁黨愈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屬委也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元帝時夏寒日青無光弘恭石顯及許史皆言周堪張猛等用事之咎詔左遷堪猛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帝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

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直秉心有當發憤悃悃悃悃至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事尊貴

孤特寡助抑厭遂退謂不伸也率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冊府元龜帝王部卷之百四九 三

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浮惟其故而反曉昧說天托咎此人明也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

仍臻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訟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凶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信謂日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究竟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哀帝即位初傅氏在位者傅太后之親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丞相博山侯孔光既策免退問里杜門自守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

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問由歷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繇是

思之後因問日食事帝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光

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乃知光前免非其罪過以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喜曰前為

侍中毀諸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喜傾冊府元龜帝王部卷之百四九 四

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賢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蠅之詩其免喜為庶人歸故郡

後漢章帝為太子時楊仁為北宮衛士令明帝狀代諸馬盛貴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勸門衛莫敢

輕進者帝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冥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

欲因此匡平諸國匡猶送也乃上疏請兵建初八年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

始到于冥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三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商簡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罷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達達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見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嘗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五

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

魏太祖時蔣濟為揚州別駕民有誣告濟為謀叛王率者帝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蔣濟寧有此事如有此事吾為不知也人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王簿西曹屬明帝時陳矯為尚書令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

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壽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壽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

後魏文成帝時源賀為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帝謂群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為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簡華果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六

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簡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蒞勿以置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文成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邵太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按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于宋文成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按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邵太守張攀咸以貪怵獲罪各遣子弟詣關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矣

構無端安宜賜死攀子僧保鞭一百配燉煌安息他
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
源開此陳力之効

後周太祖時唐瑾為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瑾為
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
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曰太祖曰唐瑾太
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初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密
遣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三十
許年明其不以利于義若不令簡視恐嘗人有投杼
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人受委任當如此也

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百四十九

七

宇文測歷位侍中開府儀同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
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
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
焉仍設宴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
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
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我骨肉乃命斬
之仍許測便宜從事

隋文帝初常冲為南寧州總督兄子伯仁隨冲在府
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之大怒令蜀王
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

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謹嚴於皇太子謂太子
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約乎
世約遂除名

高穎開皇中為晉王元帥長史伐陳及軍還穎以功
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文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
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蒼蠅所間也是後衛
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穎於帝帝怒之皆
被疎黜因謂穎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
明穎父實仕周為獨狐
信察佐賜姓獨狐氏

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百四十九

八

長吏橫恣帝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皇甫希仁者見
無逸專制方面徵倖上變云臣父見在雒陽無逸為
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
無逸偏於王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
在益州極為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
間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
中李公昌馳慰諭之俄而有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
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
理又言璡狀帝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
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龍溫彥將

按其事率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實璉亦以罪黜無
逸既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諧
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帝又
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崔善武德中爲尚書左丞甚獲當時之譽諸令史惡
其明察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高祖聞
而勞勉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正昔齊末姦吏歌斛
律明月高緯愚闇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因
下勅購流言者將加罪焉

太宗貞觀初司空裴寂以罪流靜州俄逢山羌爲亂
册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九
辨謗

或言僚反劫寂爲王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
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
劉師立爲左驍衛將軍奉使幽州道簡點軍團陝州
楊表上書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
氏又應符讖及師立還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師
立大懼曰臣仕於隋不過七品身才駑下不敢輒希
富貴過蒙陛下非常之遇嘗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
成事立臣致位將軍顧已循省實踰涯分臣是何人
輒敢言反帝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勿爲懷
賜帛六十疋召入臥內而慰諭之

中宗朝節愍太子舉兵遇魏元忠子昇於永安門脅
令從已因爲亂兵所殺是時宗楚客等執證元忠及
昇云素與節愍同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俄而監察御
史表守一彈之遂左授元忠婺州尉守一又奏言昔
在三陽宮則天后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
國元忠遂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
伏請加以天誅帝謂宰臣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
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妥即請太
子知事乃是狄仁傑自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
假借前事羅織元忠無罪爲辜豈是道理

册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
辨謗

憲宗元和三年十月以御史中丞竇群爲潭州刺史
克湖南觀察等使既行又貶爲黔州刺史克黔中觀
察等使群初與李吉甫善吉甫擢爲御史中丞性險
躁喜云爲及得權反與知雜事呂溫侍御史羊士諤
等黨比同構陷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嘗召術者陳
登宿於安邑里第翼日群命史補登考鞠僞構吉甫
陰事審以上聞帝召登立辨其僞貶溫爲均州刺史
士諤資州刺史群亦再貶焉自天寶末李林甫專權
傾覆人家誣構左道及建中初盧杞楊炎作相謀陷
亦比比有之及是帝英悟立斷故邪黨不能構其險

天下之人無不推仰聖德焉

敬宗寶歷二年二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為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情咸思度入相帝亦微聞其事每有中官出使至興元必傳秘旨且有徵還之約及獻疏請覲逢吉之徒皆不自安百計隳沮拾遺張權輿者既為所嫉尤出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蓋嘗有人與偽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會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坤之數度永樂里第

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一

偶當第五岡故權輿得以為詞兄弟忠孝以盡卻成事賴帝聽察竟不能動搖

周太祖時慕容彥超鎮兗州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謗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偽印即無缺處帝尋令賞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辨認奸詐

捨過

君之於臣也有罪既斥之有才復用之不以一青掩大德於是乎有捨過之道焉有自新之意焉何則人

之行已必有過差人之負累皆欲湔洗圖其新而棄其舊掩所失而彰所能或起於縲囚或負於亡命或扳於反側之際或任於修省之後賞功補過唯明主能之君陳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斯其義也

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郎中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

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一

冊府元龜帝王部 捨過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一

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借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乘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云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說是日令唐持節校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孝王國中大夫坐法抵罪蒙

國之居無幾梁内史缺無幾未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内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宣帝五鳳中京兆尹張敞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

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

賊曹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

竟事曰五日京兆耳敞聞舜語即詔吏收舜繫獄晝

夜驗治致其死事棄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

載尸自訴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

册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三

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請關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劾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就其所居敞身被重

劾謂有賊殺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

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

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

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絮舜本臣敞素所

厚利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記書也

州縣記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

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

刺史

元帝建昭中西域副較尉陳湯與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共矯制誅斬郅支單于先是中書令石顯嘗

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

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

隸較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

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

勞道路令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

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後封延壽義成侯

册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四

湯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時岑彭為更始潁川太守會春

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

人從河内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歆欲守彭

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

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

人大人謂大可以為朋乃貫歆貫寬以為鄧禹軍師

王梁建武二年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

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

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

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朱浮建武三年為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反舉兵攻浮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

董宣建武中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令子殺人宣收冊府元龜帝王部拾遺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五

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冤宣使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誅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
鮑永為東海相坐事被徵至成臯詔書迎拜為兗州牧

章帝時楊終為蘭臺較書坐事繫獄帝徵諸儒論定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較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游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即日責

出乃得與白虎觀焉
魏太祖建安初舉魏種孝廉為內黃太守屬以海北事及兗州叛帝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帝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帝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文帝黃初中復于禁等官禁初守樊城兵敗降關羽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及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帝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滄頰首帝慰諭拜為安遠將軍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夷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冊府元龜帝王部拾遺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六

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長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晉惠帝時傳祇當趙王倫之篡為右光祿開府加侍中及帝還宮祇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先是孫秀與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鄒捷杜育黃門侍郎陸機右丞周道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復
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

明帝時既平王敦有司奏江州刺史王彬及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

後魏大武時高陽侯和歸以罪徙配涼州爲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罷家後大武臨江宋文帝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大武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太武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

西魏文帝時賀拔勝都督荊州爲侯景所敗南奔于梁三年乃求還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喜其還乃授太師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七

後周宣帝時鄭譯尙梁國公王爲內史下大夫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取官材以自營寺坐是復除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唐高祖鎮并州李靖爲馬邑郡丞會突厥入寇高祖率兵至馬邑繫虜敗之靖察高祖將有四方之志因而上變至長安高祖由是惡之及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厲聲大叫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救蒼生安得挾私怨而殺義士邪高祖奇而捨之後爲將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悅手詔勅靖曰旣往不咎何憂何懼今日以去心中更不須憶舊事吾又忘之矣

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爲國子主簿初王世充兄子太

之守雒陽也引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雒陽遣書諭大隆爲大復書言辭不遜雒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徵之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顛新野康安禮河東敞播俱爲修文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爲王太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爲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八

高宗咸亨初薛仁貴爲邏巡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官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鷄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官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竝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擣邪於是起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簡較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滑州之渭源縣侵我牧圍勅薛訥白衣攝左羽林軍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峻等率兵擊之勅曰棄瑕錄用有國通典捨罪責功先王舊式薛訥蘊韜鈴之略總文武之任委以分閭冀靜邊塵速聞喪律實負朝寄准其所犯合實嚴刑言念老臣寬其小罪即捨孟明之罪佇收馮異之功可隴右道防禦軍大使是年七月薛訥為和戎大武等軍節度為虜所敗除名為庶人至是復用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既收維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萬頃陷賊偽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十九

捨其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暉尚代宗昇平公主生事留之禁中暉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德宗幸奉天為賊所逼欲授偽官暉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曜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左散騎嘗侍

興元二年朱泚平御史臺奏賊中守舊官人及被逆賊除官不出者先奉進止並宜釋放未奉正勅不敢不奏詔賊中守舊官人並宜却復本官

貞元九年滄景節度使程懷直敗遊無度不恤其下為將較所逐遂來歸帝優容之除統軍依舊簡較僕射

憲宗元和元年程异以王叔文黨貶柳州司馬鹽鐵使李異薦异曉暢錢穀請棄瑕錄用繇是拔為御史後唐莊宗同光初既平朱梁齊州刺史孟瑒上章請死帝原之瑒初為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幸縣對壘瑒領七百騎奔投梁末帝以為齊州刺史至是首過帝恨之曰爾當吾急時引我七百騎投賊何過之有但予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爾來將何面冊府元龜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二十

相視耶瑒皇懼請死帝怒之移為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二月勅朕聞為賢諱過舍垢匿瑕而皆載在春秋顯其懲勸是以孟明不懈遂霸西戎曹沫有謀克寧東魯列國之臣尚爾爾何異焉責授檀州刺史劉訓早負變通咸推忠壯自隰川而向化繼領竹符平汶上以立功遂分茅社去春以荆門叛逆須議討除將戮賊臣俾司戎律攻城稍滯略地未前屬炎熇以班師責遲邈而削爵自居遠郡俄換流年亟聞惕厲以自新宜降恩華而求舊使昇環列取象鈎陳可守右龍武大將軍

長興二年八月庚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克街使高
允真為右衛大將軍先是以據占編戶役于仗下故
免其官今復叙任

晉高祖天福三年四月詔責授朝散大夫衛尉寺丞
陳保極風蘊才名早登科第洎居班列浮顯器能近
者假限既為朝章是舉自聞左降浮悟前非宜推宥
罪之恩俾奉自新之命勉伸傾竭繼俟陟遷可復行
尚書倉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百四十九

二十一

錄自外罪身處之而後不志謂以至於數百開為
之並莫悉然只數典之味禁障發開爾外更不月矣
書曰與其焚不華草夫不難誰復誰之隨也於其

實限

帝王部

錄自外罪身處之而後不志謂以至於數百開為

錄自外罪身處之而後不志謂以至於數百開為

錄自外罪身處之而後不志謂以至於數百開為

冊府元龜

下令香觀谷齊蓋

嘉元平八日龍微國中稽官察因替獄取罪一著
表其給替崇實我

罪帝神位味臨百紫輝提帶問罪五京並錄當為辜
判半限其未支三月昔者與誠田里

十一平二月臨微國中稽官察及壽錄卷小文封各
塞香師錄未支昔與誠田里

味帝示元平十月今微國與概錄於軍替其與出
與概而與齊六

章帝鼓隊中齊人與舉人父香而其干錄之帝貴其
概錄示元平十月今微國與概錄於軍替其與出

室具支十宮

三十一平八月甲辰臨今天罪錄四廿一限募干錄

具支十宮

二十八平十月癸酉臨天罪錄四廿一限募干錄

限錄案卷罪

錄之罪錄百許舉錄香以謂亦臨五轉宜轉今令責

宜冬錄無華宜具以結機言木立冬受百首意罪不

以宜火海錄與錄錄林風宜限且令嚴錄與對律前

於木立冬靈錄之坐錄前長錄當限同概火入及感

人宜錄代父十錄之代宗黨三十餘人錄與官對書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一

寬刑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寬刑之謂也故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漢興之初禁網疏闊爾後或下民多辟自投罪罟為之司牧不忘隱悼以至理官閱獄法科無爽申嚴攸屬國章是舉而乃錄其昔款察其素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五十一

心申恩以矜老推仁而錫類寬其連及之典恕以狂愚之罰奉順時令重惜髦彥霽雷霆之威恢川澤之量濡然發號以原以降斯臯陶所謂好生之盛德仲尼所述濟猛之善政者也

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身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帝憐悲其意是歲除肉刑具法官定律門後漢光武建武中董宣為北海相大姓公孫冊子殺

人宣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冤宣使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驃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

具女子官謂幽閉也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具女子官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五十一

章帝建和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貫其死刑而降宥之

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充皆免歸田里

十一年二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癡老小女徒各降半刑其未充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順帝即位初詔司隸較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罪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

楊倫順帝時為侍中會即陵令任嘉賦罪千萬倫上請并罪本舉之主尚書奏探知密事徵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魏太祖時魏諷反劉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帝下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亂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劫難用筆陳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三

文帝黃初中韓宣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韓宣為軍謀諫嘗與臨菑侯植相值值值天雨漆以扇自障往道逢植使人往問宣問答往還數四宣杖柱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而縛及其原禪要日不下乃趨而去帝日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諱之士晉武帝太始中西平人趙路伐登聞鼓言多被謗有司奏棄市帝日朕之過也釋而不問

元帝時羊聃為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

百餘人有司奏聃當死兄子責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日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朋雖極法於責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日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至頓獎朕亦何顏以寄今使原聃生命以尉太妃渭陽之恩於是免除名

後魏明元時封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五十五

四

誅臨刑帝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謂日弟處之子磨奴字君平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孝文帝太和五年三月詔日法妖詐亂嘗妄說符瑞蘭臺御史張永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誅止身

陸獻為征北將軍與穆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免孥戮徙其妻子為遼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日陸獻少年早蒙寵祿位極人臣爰自與卿等同受